

人间词话



卫琪 著

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

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此第一境也。

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此第二境也。

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，此第三境也。

——王国维



人间词话

典评

卫琪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词话典评/卫琪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 4
ISBN 978-7-5613-4331-9

I. 人… II. 卫… III. 文学—文学欣赏—中国 IV. 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47587 号

图书代号: SK8N0278

上架建议: 畅销书 文学赏析

人间词话典评

著 者: 卫 琪

特约编辑: 伍 志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封面设计: 姜利锐

版式设计: 姜利锐

插图设计: 许 宁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: 710062)

印 刷: 北京市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20.5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613-4331-9

定 价: 25.80 元

《人间词话》宛若月下纷扬的落花

华美绝伦却又悲喜交集

王国维将他的才华和心血倾注其中

然而却无法面对命运的残酷

在他沉入湖中的那一刹那

世界和理想都默然离去



目 录



□ 序 / 003

□ 甲稿序 / 006

□ 乙稿序 / 007

□ 正文(一——一百二十七) / 009 — 294

□ 《人间词话》补遗之一:《人间词话》遗珠 / 296

□ 《人间词话》补遗之二:王国维心目中的古今词人 / 301

□ 《人间词话》补遗之三:王国维其余词论 / 307

□ 后 记 / 311

序

读《人间词话》，好似月下听花，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，静静地感受那一份无声的悲喜。

《人间词话》诚为古典文艺美学巨著，但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部词评书来读。读《人间词话》，某种程度上也是读王国维。他的学识和才华奠定了评论的基础，他的性格和价值取向却决定了评论的方向。王国维最注重的是“真”，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，最终他不肯违背自己内心的“真”而选择了结束——结束自己的生命和毕生的理想。书中词人的深情婉致亦让人心灵悸动，我们在读王国维的同时，也在品读其中那掩藏不住的一丝丝久远的幽香。

本书将对《人间词话》手稿本一百二十七条逐一点评，另外加入补遗，主要评说王国维对历代词人的看法和他的其他词论。

《人间词话》被很多人奉为古典文学批评里程碑式的作品，对古典文艺美学有极深刻的影响。但评论《人间词话》的意义并不是本书的写作目的。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，也就是能和大家一起读一本还原成词评的《人间词话》，了解一个有性格有才华的王国维。应该说，一个真实的人，比一个被高高捧在华丽光环中看不甚真切的文化偶像更让人尊敬。

解读这本词话之前，还是先聊聊老王吧。书如其人，这话一点都没错。

有句话说，古往今来中国三大天才死于水，其一屈原，其二李白，其三王国维。这话传播甚广，影响甚深，也为《人间词话》赢得了无数关注的目光。但事实上，这话有些言过其实了。

屈李王三人不是同行，看看静安兄的诗词，再看看屈李二位在哲学历史

学上的成就,应该没有什么可比性。王国维是天才,应该也算得上一个,但是屈李二位在中国古文学史上的地位,是巅峰之上的巅峰,天才之中的天才。正所谓说起楚辞,必颂离骚;说起唐诗,必称太白。而楚辞和唐诗,几乎可以说代表了几千年中华文学的渊源和鼎盛。不可否认,王老先生足够优秀,但把这么大顶帽子生生地扣在老王头上,还是嫌有些大了。公平地说,把王国维当做一个中国古典文化结束的强音,应该更合适一点。

对王国维来说,写文学评论应该还算不得是他的主业,《人间词话》看起来更像是茶余饭后的随笔。静安兄的古文功夫可以说炉火纯青。他是当年逊帝溥仪封的“南书房行走”,还赏“着在紫禁城骑马”。这要是在康乾时期,那可不得了,策马上朝,何等威风。清代才子仿佛只有清初的朱彝尊才享有此殊荣。老朱当年五十一岁布衣入选博学鸿词科会试,被招入南书房,赐“紫禁城骑马”。于是乎老朱兴奋之余写了首《恩赐禁中骑马》:“鱼钥千门启,龙楼一道通。趋翔人不易,行走马偏工。鞭拂宫鸦影,衣香苑柳风。薄游思贱日,足茧万山中。”好歹他伯父朱茂暉也是明末复社成员,为国家危亡忧心劳力,老朱怎么就不学学同为大儒的顾炎武、吕留良拒绝清廷征召呢?当然了,到了那个年头,所谓“着在紫禁城骑马”真正的赏赐不可能是高头大马了,估摸着也就是一个小马鞭。那阵子溥仪早已退位多时,也没多少钱,估计买的还是地摊货,可真委屈老王了。老朱后来可是担任廷试读卷官,想来王国维的地位也不会差到哪儿去,如果溥仪当时能重开科考,出古文试题十有八九要找他的。

《人间词话》妙语连珠,不落窠臼,对诗词看法深刻独到,但他对词人的看法却不尽公允。在我们看老王如何点评千古名句,如何点评历代词人之前,先来了解了解他的生平吧。他的观点与他的性格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委实有莫大的关系。

王国维(1877—1927),字伯隅,自号静安,又号观堂,浙江海宁人。父亲王乃誉是商人。他4岁丧母,父亲经常出门经商,对子女教育严格,王国维自小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。

他两次到杭州参加乡试不中,于是倾向于新学。甲午战争后他到上海为《时务报》当书记校对,同时加入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,用业余时间师从藤田丰八等学习日文及理化等课程。当时上虞的罗振玉看到王国维扇面上所写的咏史诗,很欣赏他的才学,于是在经济上帮助他,留他在东文书社当庶务。

二人由此结下深谊。1901年王国维赴日留学,次年因病回国。1903年他出任南通师范学堂教员,1904年任江苏师范学堂教员,讲授心理学、伦理学及社会学。1906年,罗振玉去了北京在学部做官。王国维随之入京,次年任学部图书馆编译。他对叔本华、康德、尼采哲学颇有兴趣,在《教育世界》发表过一批哲学论文,介绍德国哲学,又从事词和戏曲的研究。1908年《人间词话》问世,1912年《宋元戏曲考》问世。辛亥革命后,罗振玉、王国维逃到日本居住。罗振玉对他说,现在世变很激烈,士欲可为,舍返经信古未由也。王国维听了罗振玉的劝告,便尽弃前学,专治经史。他运用罗振玉的大云书库所藏经史、古器物、甲骨文、流沙坠简等,经过研究写出一批学术论文。1916年他回到上海,应哈同之聘,为《学术丛编》杂志编辑,后又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。其时他仍从事甲骨文和古史考证,和沈曾植等研讨学术,关系密切。1923年他召为南书房行走,为已废的清室皇帝溥仪当先生。

正应了葛洛夫的那句话: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”,老王就是这么一个只认死理脑筋不拐弯的人。说句老实话,也只有老王这样执著的人才真的是块研究国学和史学的料。前面说他不能与屈李二位齐名不假,但是尊称他老人家一声大师那还是不过分的。王国维的一生刚好经历了清王朝的覆灭。他是个恪守传统、拒绝革新的人,他不能理解革命,亦幻想着清廷能够复辟成功,可惜他的愿望一一破灭了。1924年废帝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,王老先生认为这是“大辱”,想自杀,结果在家人的严密监视下未遂。到1927年,北伐军即将进军华北,北洋军阀即将崩溃,老王恢复帝制的最后希望破灭了。这时候,老王终于在留下那句著名的遗言“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”之后,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。

老王至死也没有剪掉他的辫子,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。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苍老而悲凉的背影,在一汪碧蓝如玉的湖水中,渐渐地沉没、消失,永不再现。王国维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缩影,中国的古文明已经步入迟暮之年,再也经不起西方列强的摧残和国内革命浪潮的冲击,走向了彻底的没落。

《人间词话》才情高绝,但一些观点却失之偏颇。老王对历代名词和词人的种种看法,很大程度上都源于王老先生的这种固执、保守而又带着些偏激的性格。

除却君身国史事,男儿欲建功勋,千古英雄一梦空。千古英雄一梦空。

人间词甲稿原序



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《人间词》，诒书告余曰：“知我词者莫如子，叙之亦莫如子宜。”余与君处十年矣，比年以来，君颇以词自娱。余虽不能词，然喜读词。每夜漏始下，一灯荧然，玩古人之作，未尝不与君共。君成一阙，易一字，未尝不以讯余。既而睽离，苟有所作，未尝不邮以示余也。然则余于君之词，又乌可以无言乎？夫自南宋以来，斯道之不振久矣！元、明及国初诸老，非无警句也。然不免乎局促者，气困于雕琢也。嘉、道以后之词，非不谐美也，然无救于浅薄者，意竭于摹拟也。君之于词，于五代喜李后主、冯正中，于北宋喜永叔、子瞻、少游、美成，于南宋除稼轩、白石外，所嗜盖鲜矣。尤痛诋梦窗、玉田。谓梦窗砌字，玉田叠句。一雕琢，一敷衍。其病不同，而同归于浅薄。六百年来词之不振，实自此始。其持论如此。及读君自所为词，则诚往复幽咽，动摇人心。快而沈，直而能曲。不屑屑于言词之末，而名句间出，殆往往度越前人。至其言近而指远，意决而辞婉，自永叔以后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。君始为词时，亦不自意至此，而卒至此者，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若夫观物之微，托兴之深，则又君诗词之特色。求之古代作者，罕有伦比。呜呼！不胜古人，不足以兴古人并，君其知之矣。世有疑余言者乎，则何不取古人之词，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？光绪丙午三月，山阴樊志厚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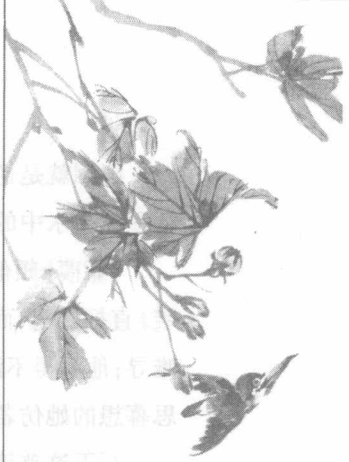
人间词乙稿原序



去岁夏，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，得六十余阙，名曰《人间词甲稿》，余既叙而行之矣。今冬，复汇所作词为《乙稿》，丐余为之叙。余其敢辞。乃称曰：文学之事，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，竟与境二者而已。上焉者意与境浑，其次或以境胜，或以意胜。苟缺其一，不足以言文学。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，以其能观也。出于观我者，意余于境。而出于观物者，境多于意。然非物无以见我，而观我之时，又自有我在。故二者常互相错综，能有所偏重，而不能有所偏废也。文学之工不工，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。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，于是始有伪文学。学者便之，相尚以辞，相习以模拟，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，岂不悲哉！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，则其得失，可得而言焉。温、韦之精绝，所以不如正中者，意境有深浅也。珠玉所以逊六一，小山所以愧淮海者，意境异也。美成晚出，始以辞采擅长，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，有意境也。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，唯一稼轩，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。白石之词，气体雅健耳。至于意境，则去北宋人远甚。及梦窗、玉田出，并不求诸气体，而唯文字之是务，于是词之道熄矣。自元迄明，益以不振。至于国朝，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，崛起于方兴之族。其所为词悲凉顽艳，独有得于意境之深，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。同时朱、陈，既非劲敌；后世项、蒋，尤难鼎足。至乾、嘉以降，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



愈微，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。岂非拘泥文字，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？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，固难期诸流俗欤？余与静安，均夙持此论。静安之为词，真能以意境胜。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，莫若欧阳公。以境胜者，莫若秦少游。至意境两浑，则唯太白、后主、正中数人足以当之。静安之词，大抵意深于欧，而境次于秦。至其合作，如《甲稿》《浣溪沙》之“天末同云”、《蝶恋花》之“昨夜梦中”、《乙稿》《蝶恋花》之“百尺朱楼”等阙，皆意境两忘，物我一体。高蹈乎八荒之表，而抗心乎千秋之间。騷騷乎两汉之疆域，广于三代，贞观之政治，隆于武德矣。方之侍卫，岂徒伯仲。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，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。至君词之体裁，亦与五代北宋为近。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，以其有意境在。若以其体裁故，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，此又君之不任受。固当与梦窗、玉田之徒，专事摹拟者，同类而笑之也。光绪三十三年十月，山阴樊志厚叙。



·《人间词话》之一·

【《诗·蒹葭》一篇，最得风人深致。晏同叔之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意颇近之。但一洒落，一悲壮耳。】

同要《蒹葭》是《诗经》中的杰作之一，作者真挚的情感，穿越数千年的时空，依旧有让心灵悸动的力量。老王说此篇“最得风人深致”，不算过誉。

诗经·秦风·蒹葭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蒹葭凄凄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之坻。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。
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之沚。

溯洄就是逆流而上,溯游就是顺流而下;从是追寻;湄和涘都指是水边;砥和沚指水中的沙洲;长、跻、右分别指道路漫长、险峻、曲折。

《蒹葭》颇似《关雎》,都是写心上人求之而不得的感触。不同的是,《关雎》直抒胸臆,而《蒹葭》则显得更有意味。在诗人的现实中,道阻且长,伊人难寻;他不得不溯游从之,却发现恍然间她在水中央悄然而立,似幻还真。朝思暮想的她仿若触手可及,但却永远不能拥她入怀。

写下这首诗的少年心中的苦楚并未被直白洒脱的诗句所掩盖。不得不佩服老王眼光之准,他说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之句和《蒹葭》意颇近之,是相当有道理的。但是洒落只是表象。细想一下那似近实远、可望不可及的伊人“宛在水中央”的意象,就可以知道诗人的失落和痛苦,比之只是“离恨苦”的“望尽天涯路”,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。而那位在水一方的伊人,和那永不可及的爱情,已经被少年无尽的情思深锁在心,像琥珀一样成为永恒。

鹊踏枝 晏殊

槛菊愁烟兰泣露。罗幕轻寒,燕子双飞去。明月不谙离恨苦,斜光到晓穿朱户。

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。欲寄彩笺兼尺素。天长水阔知何处。

晏殊(991~1055),字同叔,抚州临川人。少年时以神童召试,赐同进士出身。仁宗时官至宰相。死后谥元献,也称晏元献。他是北宋初年的重要词人,欧阳修、范仲淹都是其门下弟子或者幕僚。晏殊一生安逸富贵,因此其词典雅雍容,温润秀洁,自成一体。

在晏殊的词里,这首词算得上是得意之作。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这一句堪称绝唱。而同样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,《蒹葭》让人对少年的思慕之情感触不已,而晏殊的词却把人强烈地带入到那种穿透心灵的悲伤中去。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。一个“凋”字写尽心中那种无人可以倾诉的苦楚。天涯漫漫,伊人何处?“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,一个“尽”字,意境全出。西风遽起,独上高楼,抬眼望去,仿佛苍茫壮阔的天地之间只剩下这无法言说的悲伤,绵亘千年不绝。





·《人间词话》之二·

【古今之成大事业者、大学问者，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此第一境界也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（欧阳永叔）此第二境界也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”（辛幼安）此第三境界也。此等非大词人不能道。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，恐为晏、欧诸公所不许也。】

老王的这段话，的确是深得其理。《人间词话》赖以成名的数段话中，这一段毫无疑问要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。这段话比喻贴切，佳句宛如浑然天成般镶嵌其中，让人称绝。老王正是“成大学问者”，说的这些话也是他的切身感触。

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第一境界说的是入门之前，心中茫然苦楚，不知从何开始。王国维最得意的学问在于史学、古文字学和美学。这几门学问，千头万绪，典籍浩瀚如海，那种想要入门之前的彷徨、痛苦与渴求，用“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来比喻，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。

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这里老王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。

不是说他引用得不好,而是他弄错了作者。这句是柳永的名句。当然了,小错误而已,无伤大雅。古往今来的大师无不经历过此阶段。不执著,无以成。既已入门,注定将为心中的“伊人”把此生消磨。老王在乱世之中,一心治学,那种执著、悲愤、孤苦的心境,恐怕不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。唯有这种执著与隐忍,才成就了他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大师地位。

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前面两句,也许是很多人的感触。但这第三句里的境界,恐怕能领会者,就只有寥寥数人了。以勤为径,很多人都如此,但是要攀上顶峰,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了。那种灵犀一点,参透真谛的大智慧、大喜悦,也只有古今中外各个领域中的天才们才能感悟得到。这种顿悟就好比是掉在牛顿头上的那个苹果,释迦牟尼眼前的那棵菩提,一切的一切忽然间都豁然开朗,往昔追寻之中的种种艰辛苦楚,在这一瞬间都得到了完美的补偿。想必老王当年也是如此吧。

老王说自己这样解词,恐怕词作者不会同意。怎么说呢,其实这段话已经不是解词而是感悟了。引用一下倒也无妨,而且恐怕晏、柳、辛重生再世,对此妙论,也应该会会心一笑,不以为意吧。

三境界论被很多人奉为座右铭,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。不过就像以前天气预报里面放的世界名曲一样,听多了就如同饮白开水一般。真正用心去体会其中真味的,想来实在是不多。

王国维笃信正统,思想保守。柳永是出了名的浪荡子,在这里老王把词作者误记为欧阳修,也许是无心之失,但也反映了他有意无意地追慕古代先贤,把自己与正统的士大夫相类比的思维倾向。老王非不推崇柳永,但相比起柳永的成就,《人间词话》里所提及的柳永的词作少之又少。及至后文,老王推崇北宋之词,贬低南宋之词,乃至几乎片语不提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、成就卓著的宋词大家,和他的性格以及这种思维倾向是分不开的。大家慢慢地看下去就会明了。

顺带介绍一下文中提到的词和作者。这段话只是引用而非评词,领会到那种心境即可。这里就不详加点评了。

柳永(约987~约1053),初名三变,字景庄,后改名永,字耆卿,崇安人。官至屯田员外郎,世称“柳屯田”。他一生坎坷,据说早年应试时曾作《鹤冲天》,其中有云: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。”宋仁宗看到后极为不满,黜落之曰:“且去浅斟低唱,何要浮名?”柳永无奈之下,自号“奉旨填词”,流落勾栏



瓦肆，混迹歌楼妓馆，放浪形骸，作词自遣。柳永之词，多用长调，大量运用日常俚语，铺叙白描，其词坦荡真挚，恣纵不羁，自成一格。他的词多反映下层人民的情感生活和自己流离漂泊的切身感受，因此极受当时人民的喜爱，“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”，当年的柳永，真好比是词界的天皇巨星，如果当时有短信投票的话，即使那些公卿士大夫评委们不满意，他也是当时毫无争议的词界第一人。柳永在古典诗词界的地位，被大大低估了。如果要像唐宋八大家那样评选古今十大词家，柳永当居其一。

蝶恋花 柳永

独倚危楼风细细。望极春愁，黯黯生天际。草色烟光残照里，
无言谁会凭栏意。

拟把疏狂图一醉，对酒当歌，强乐还无味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
伊消得人憔悴。

辛弃疾(1140~1207)，字幼安，号稼轩，历城人。其人文武双全，慷慨磊落，经历颇富传奇色彩。他在22岁时，自率义军2000余人投奔到耿京的抗金军中。后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，辛弃疾亲率50骑兵，直入5万之众的金兵大营，将张安国生擒活捉，并绑缚建康处死。辛弃疾一生以复国中兴为己任，然而入仕南宋朝廷后，历经沉浮，终于受人猜忌，不被重用，郁郁而终。其词刚健壮阔，境界雄伟，与苏轼并称“苏辛”，是豪放派中的杰出代表。

青玉案 辛弃疾

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
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

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
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。





·《人间词话》之三·

【太白纯以气象胜。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寥寥八字，独有千古。后世唯范文正之《渔家傲》、夏英公之《喜迁莺》差堪继武，然气象已不逮矣。】

李白的这首《忆秦娥》，怀古词古今第一，再不作第二人想。李白（701～762）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祖籍陇西成纪。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的天才诗人，其人狂傲不羁，其诗飘逸超群。后人称之为“诗仙”。

忆秦娥 李白

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桥伤别。

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